

四明叢書
張宗祥



漢書讀卷七

清鄧張 恕鐵峯著

陳勝傳

陳勝識量麤淺無馭將之術諸將又不知兵夫以不知兵之將將烏合之師西向擊秦天下有與秦者不待六月而始亡也特以除暴爲天下先天下諸侯王踵起而亡秦不得不以功首歸之漢史首爲列傳者以此凌稚隆謂王止六月班氏有惜其不及成功之意則未必然矣

夥涉之爲王沈沈者史記作夥頤云云王鑿曰夥頤楚之方音也頤字不宜削

項籍傳

項梁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二語忼慨自負鋒芒畢露守不之防而倚爲心腹則其取死必矣鍾伯敬曰殺守一事庸人不能爲帝王不肯爲

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淩約言以羽後使蒲將軍渡三戶破秦軍謂與南公言相應第如淩解則雖字文義無著不如蘇林注爲是

陳餘遺章邯書功多秦不能封因以法誅之勳臣夷滅
不獨一秦也狡兔死良狗烹可與其安樂者幾人哉
又曰有功亦誅無功亦誅愼王秉權於內大將掣肘於
外陳之檀道濟宋之岳飛千古同慨

宋義令於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強不可令者
皆斬語語著羽痛處羽能恬然聽命乎卽不飲酒高會
羽之殺義有時矣且羽素積不平義不圖之於先而力
與枝梧以激其怒復假羽以可乘之隙私宴乍收匕首
已及義不足惜其負懷王者深矣盧舜治以不善將將

爲懷王責懷王牧羊者也奚咎焉

沛公已屠咸陽羽入關復屠咸陽沛公之屠所以立威
非必盡殺羽之屠必盡殺乃止民望焉得不失楚漢興
亡已決於此

羽以憤兵屠戮天下阬降卒者屢矣徇齊至北海所過
以殘滅聞羽之暴不減於秦亡卒數萬人從田橫起而
抗羽羽自是益不及西顧而漢王得劫五諸侯兵以東
羽處處逞憤漢王處處乘便所謂關智不關力

漢王旣破彭城收其貨賂美人日置酒高會驕矣將繡

卒情是以大敗

漢王與羽約爲兄弟盟兄弟也異姓之交託諸手足而
其後卒以相殘誼不相聯勢不兩立也故傳曰同類相
應同志相求

漢屢敗附之者眾楚屢勝無一人附者垓下一潰田父
亦紿而陷之人心怒楚猶怒秦也羽焉能不死

項羽一生犯一莽字學書學劍學兵法皆不肯竟一藝
不成而能成功天下乎其勝也以莽其敗也亦以莽漢
高雖闊略卻有極精細處此其所以勝羽也

張耳傳

耳嘗亡命遊外黃師古注曰命者名也脫其名籍而逃亡命不可以名訓也疑罹秦法不有其命而逃亡耳

陳餘傳

耳餘竝一時豪傑而餘獨好儒術乃秦購求耳千金餘五百金兩人優劣於身價輕重見之古今儒其名而無術者能自飾耶

且什有一二相全汲古閣本脫有字

魏豹傳

魏豹反覆無常漢勝則叛楚屬漢漢敗則絕河津畔漢高祖虜豹不卽殺之令守滎陽帝王之度也周苛殺之於滎陽之圍慮其復畔之楚耳豹不足傳以魏故國傳之兄咎爲民約降其足傳者也

田儋傳

章邯大破齊魏軍今本皆作大破齊楚軍乃傳刻之訛田假田角田間於楚趙非手足戚何故不殺文潁注曰言將亡身非手足憂也臣瓚曰田假於楚非手足之親師古是之然於何故不殺句意不聯屬當曰三田於楚

趙非特斬手足之戚害不止蝮蛇之及身也

高帝詔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乃侯耳橫故王矣今以亡
虜爲侯所不屑也師古謂大者橫身小者其徒屬五百
人能盡侯乎

韓王信傳

韓公子橫陽君成爲韓王成橫陽君名也汲古閣本誤
作橫陽成君

高祖以韓王信備胡信請治馬邑極盡人臣守圉之意
及信被圍漢援未至乃使胡求和必非緩兵之計高祖

懷疑責讓信乃逃死無所矣茅坤謂許洽馬邑漢已乘
信於胡似信一敗必入胡於信初意左矣

韓信傳

高祖決策欲東故於蕭何薦信言聽計用正見其闊達
處王禕謂信亡不誅反拜大將使之過望效死墮乎術
中而不知是以戰國縱橫機智目高祖高祖當不若是
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不散師古注爲四散立功夫
義兵漢之兵思東歸之士諸侯之師旅從者從而擊之
何不散無不離散也與上何不誅何不服作一意解

恐其黨不就句汲古閣本誤作不亂

信雖雄武多智然始終不肯負帝故蒯通之說不行及與噲等爲伍不免鞅鞅朝廷卽以怨望罪之功臣夷戮多由於此陳豨合謀出於辟陽侯輦忌口述之以明鍾室被誅非盡漢之負信而信要無其事焉蓋漢之疑信屢矣奪趙兵奪齊兵僞遊雲夢縛載後車信自請假王以後日坐危機漢不卽殺之者以天下初集懼失人心然信一日不死帝一日不安特假呂后之手以除隱憂嗟乎信不負帝帝實負信耳不然歸聞其死何喜之有

何哀之有

彭越傳

齊王田榮畔項王漢乃使人賜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今本皆然茅坤漢書抄亦謂沛公得策案高紀元年沛公旣引兵而西越在鉅野兩不相及也越有眾萬餘人無所屬田榮與越將軍印令反梁地是使越擊楚反梁地者榮也非漢也漢字宜去劉攽亦曰漢未嘗使越擊楚

論功韓信與彭越最大論罪彭越謀反與韓信怨望最

冤高祖旣假呂后之手殺信復聽呂后之言誅越在帝並畏其能呂后何所忌而必死之耶陳子龍謂呂氏屢滅大將預爲異日自擅地誅心之論也

英布傳

上對眾折隨何曰腐儒師古注謂高祖意欲獎賞何恐諸將不服是也而吳景以爲卽踞床洗足召布意若依吳解則對眾二字無著

召諸將問布反汲古閣本誤作召諸侯

薛公曰韓信彭越英布三人皆同功一體韓彭誅布能

獨全乎卽布不反帝固甘心圖之觀其召諸將問布反爲之柰何語意張皇其防伺布者素矣

布之雄武比韓彭而智略遜之故帝之防布不若防韓彭之甚布得後死者以此

盧綰傳

傳中敘陳豨反稱漢十年與淮陰傳同史記作七年誤董份謂淮陰傳作十一年亦誤

綰不畔呂后亦必不容不然親幸如綰而猶貳心直無人心者矣綰以帝春秋高呂后擅國之勢已成至辟陽

侯驗問左右於是畔意始決然則綰之入胡呂后迫之也

吳芮傳

功臣王者八人惟吳芮與張耳慶流子孫餘皆叛逆滅亡其逆形顯著者英布盧綰二人而已韓彭諸將無有焉耳芮以帝甥保全國小勢弱得免其亦幸矣哉

荆王劉賈傳

高祖昆弟賈最賢又多戰功旣封荆王與於黥布之難當爲立後嗣王案史記本傳有十二年立沛侯濞爲吳

王云云明其爲荆王後也似不可節

燕王劉澤傳

劉放曰高后紀元年王諸呂七年立燕王劉澤與傳不
同案外戚傳諸呂之王在殺趙王友及恢并燕王建之
歲與王劉澤並七年事七年本紀梁王呂產爲相國趙
王祿爲上將軍以王兼職得相故特載之它王不及者
已敘紀首也賁父誤以首敘爲元年其實元年中無封
諸呂事傳與本紀初無異詞高五王傳亦曰趙王旣廢
高后立諸呂爲三王齊孝王之孫亦名澤昭帝初嘗

謀反欲殺青州刺史

田生子求事呂后所幸大謁者張卿

恐禍及身矣汲古閣本誤作過及身

吳王傳

溥使應高說膠西王曰御史大夫朝錯營或天子營與
熒通莊子人閒世目將熒之注曰使人眼眩也天官書
熒惑亦作熒或師古注謂回繞之也解似紆遠

七國已反卽復其故地而吳王等叛逆之罪舉無可逃
其能解甲待命耶袁盎之議不待智者而決其非且溥